

（六）地藏傳說

賓來格爾走在非常崎嶇的山道上。他絕對不會後悔決定這次行程。不過，他也知道前途茫茫。

賓來格爾在孤兒院裏面長大。他非常討厭那個環境裏面的冷漠無情，和那種近乎於缺乏人道的對待。十歲時，他逃出了孤兒院，走到外面的世界。不過，對於一個毫無人生經驗和身無分文的小孩子而言，那可真正是寸步難行。就當他因飢寒交迫而暈倒街頭時，運氣來了，一對年老但身體健康的夫婦拯救了他。

孤兒院裏面長大的小孩都非常有紀律，懂得照顧日常起居飲食，也懂得做一般家務。賓來格爾康復之後，便自動自覺地做起家務來。這一對老人家時常都後悔自己沒有生養，不知道更加年老無依時怎樣度過晚年。他們覺得賓來格爾既能幹又可愛，最後正式收養了他。

這一對老人家是知識分子，都是巴黎大學教授，剛剛退休下來。男主人是一個考古學家，而女主人則是研究東方的神話系統。

他們送養子到著名的中小學校唸書，繼而進入了巴黎大學。賓來格爾希望將來成為一個醫生。

他雖然對生命科學非常有興趣，但由於養父母是考古學家，耳濡目染之間，賓來格爾也知道很多考古學的知識和神話故事。

唸大學第二年班時，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她來自遙遠東方的中國。她也在巴黎大學唸書。不過他並不是在學校裏面認識她。有一個星期六，養父母叫他留在家裏，幫他們招待一個訪客。賓來格爾覺得有點奇怪。由於兩老的年紀已很大，身體健康也並不算太理想，已經很少接待外面的訪客。而當他見到這個客人時，他就更加詫異，因為竟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東方女孩子。他還記得那一天的對話。

「很多謝西穆爾先生和太太接見我這個東方的女子。坦白說，我們東方人在這個國度裏，並不是時常受到如此美好的優待。可以請令郎坐在一塊嗎？賓來格爾先生，請不要再站著，這令我非常之難堪。」薛莉萍的法語說得有點生硬。

「薛小姐，你非常坦白。現時我們的國家政策，實在是違背建國時訂下的平等和自由思想。但是我們這兩個老骨頭，實在不能夠做點甚麼了。改變我們國家的路向，要留待年青一代了。」老教授微笑的說，然後囑咐兒子也坐在一塊。

「言歸正傳，薛小姐的來意是要和我們談論一宗非常古老的東方傳說吧！」西穆爾太太緩緩說道。

「我正在上溫敦曼教授的課，他講到在古印度有一宗佛教神話，是關於一個叫做『地藏』的神祇，祂應允創教神祇『釋迦牟尼』，在祂『升天』之後，繼續照顧人類。這個佛教神話，在中國也有相似版本。不過溫敦曼教授所講述的內容有一點特別，就係說這個『地藏』神祇後來命令信眾建立了一個『祕密組織』，或者可以叫做教派或者部族，去執行祂對佛陀的承諾。我想知道更加多一點關於這個傳說，溫敦曼教授說，最好還是去問『西穆爾太太教授』，因為他是在很多年前從西穆爾太太的課堂中聽到

這個傳說。溫敦曼教授說會替我寫一封介紹信。」

當西穆爾夫婦兩人聽到薛莉萍道出來意之後，臉上都露出了不安神色。

「溫敦曼是我最得意的一個學生。不過他是怪人，對外國人尤其沒有好感。然而，在介紹信中，他盛讚妳是他課堂上最優秀的學生。非常奇怪，為甚麼妳會對這一則古老傳說這麼有興趣呢？因為差不多所有學生只是當故事聽了就作罷。就算連溫敦曼也一樣。」西穆爾太太說道。

「請兩位看看這一件『信物』。為了我家族的原因，我並沒有告訴溫敦曼教授我擁有這一件物品，但我並不想對兩位教授隱瞞甚麼。」薛莉萍說完之後，就從衣衫內取出了一塊心形石頭，心型石的尖角處有明顯的裂口。「溫敦曼教授曾經在課堂之中畫出過類似這塊石頭的徽號，說這是那個『神祕部族』的圖騰標記。」

看見了這塊心形石頭，西穆爾夫婦驚叫了一聲。臉上露出了驚惶神色。

薛莉萍即時覺察到，她立即解釋說道：「傳說中，這個部族的人擁有可怕和神秘力量。但兩位教授可以放心，我和這個部族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得到這塊石頭，和我的養父有著密切關係。是一個老婆婆交給我們作為信物。她說，只要找到『地藏』，就可以解除父親所中的惡毒咒語。」薛莉萍跟著嘆了一口氣。

「不過相信父親在他有生之年，都沒有這個運氣。」

西穆爾夫婦很快便鎮靜下來。西穆爾太太隨即說道：「薛小姐似乎比我們知道得更多！」。老太太稍為停頓，好像要作一些回憶。

「我們年青時候在世界上多個地方旅行，收集古代宗教資料。有一次，我們到了中部阿富汗的巴比楊，找尋古代佛教西傳的遺跡。這類研究至今依然屬於冷門課題。有一個傍晚，我們到了一個山谷，響導覺得有點迷失了方向，亦不能在夜間趕路，於是選擇了一個比較清潔和乾燥的石窟過夜。在牆壁之上我們發現有繪圖和文字。文字類似古印度的梵文。我夫妻兩人雖然都懂得梵文，但只能解讀一成的文字，根本看不出甚麼眉目。而牆壁上有著繪圖，畫出了像這塊心型石頭的圖像。

深山曠野之中並不算安全，所以我們在洞外生了一個小火盆，大家輪流地守夜。雖然疲倦，也不敢太熟睡。

到了深夜，輪到我們夫妻兩人守夜。突然之間，洞外的火熄滅了。由於天空星光燦爛，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竟然站在山洞外面。我們的本能反應是立即就拿起放在旁邊的手槍。不過，一個聲音更快地鑽到我們腦海之中。

『你們不要驚慌，沒有必要動用武器。你們是旅行的學者吧。你們是不應該在這裏的。不過現在離開已經太遲了。你們有兩個選擇，第一，你們可以留在洞穴深處，不要理會山谷中將會發生的事情。你們也可以在這裏觀看，不過我得作出警告，你們將會感受到不必要的痛苦，這個記憶將不會在你們有生之年消失。』

那個時候，我們都很年青，膽子大而且又好奇。我們決定在洞邊看看將會發生甚麼事情。那一個聲音囑咐我們不要走出洞外。轉眼之間，他便消失了蹤影。不久，外面山谷中傳來了人和馬的聲音。在星月光芒之下，我們看到一大隊人走進了山谷。從飄揚的旗幟中我們認得那是一支非常凶殘的山賊，也看到有好些男男女女被綁住了手腳，拉拉扯扯地被趕著走路。

突然之間，那些俘虜的綑綁繩結自動斷開，各人隨即四散奔逃。山賊瞬時間就作出反應。他們驅趕馬匹追過去，更用槍械和弓箭去射擊。怪異事情隨即就發生。那些追趕的馬隊好像遇著了一幅無形牆壁，賊人在馬上被彈倒下來，馬匹卻可以衝過去

。槍彈和弓箭也給彈回，很多更打中那些賊人的頭臉。雖然被擊中要害，但沒有一個受傷者喪生，他們口中發出震天的呼疼叫聲，在山谷之中迴響著，鑽入我們耳鼓內。轉眼之間，那些俘虜逃得無影無蹤。在同一個時間，我們見到幾個像是領袖的山賊，他們手執長刀，作勢劈向那些發出慘叫的同伴身上，但見一道道刀光從刀身上發出，飛射出去將人的首級劈去。我們都被這情景嚇得呆若木雞。但更加詭異恐怖的是，滾落在地上的山賊頭顱，竟還會發出更慘酷的叫喊聲。

跟著是那幅無形牆壁好像在收縮一樣。將所有山賊慢慢地困在一個圈子中間。我們漸漸見到他們被包圍在一個暗紅色的火球裏面，大約還有五六十人。不久，外圍的賊人碰到了球面，身體就開始慢慢著火焚燒，更多的淒厲呼號聲在山谷中迴響起來。賊人身體雖然起火焚燒，但卻並沒有被燒成焦碳，只是亮起鮮紅顏色，我們還隱約『見』到他們猙獰和因極度痛苦而扭曲的面目。

那些手執長刀的頭領在垂死掙扎，揮動起無盡刀光，想破開包圍，但最後還是失敗了。他們淒厲的慘叫呼號聲，加入了這如同來自地獄嗥叫的奏鳴曲，像利刀一下下地插到腦海裏。我們將眼睛緊緊閉上，用手重重按住耳朵，但是那些情境依然在我們腦海中反覆浮現震盪。當我們『清醒』過來之時，外面已經露出了曙光。我們看見四個躲在山洞深處的嚮導，身軀依然在發抖。我們走到山洞外面，一點痕跡都找不到，就好像發了一個惡夢一樣。

經過了這一個夜晚的遭遇，嚮導們都不想繼續這次旅程。其實我們也沒有這個興致了。大家於是決定直接返回首都喀布爾。雖然嚮導們沒有完成合約上的所有行程，但我們依然給了他們全數費用，還加了一點紅利。其中一個嚮導邀請我們到他家裏作客，吃一頓晚飯。

晚飯之後我們對著夜空聊天。他對我們說。幹他們嚮導這一行，是要比普通知道更多事情。除了道路要熟悉之外，更要知曉各地的風土人情，傳說和禁例。否則客戶很容易就丟了性命，自己的生命也會不保。

他說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他爺爺曾經告訴他，無數世代之前，他家族本來是佛教徒。有一個秘密傳說流傳下來。

佛教的創始神祇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曾經請求一個叫『地藏』的神祇幫助祂繼續看顧人類世界。『地藏』神祇是『無間地獄』的守護神，雖然有著大能力，但為了某種特到原因，祂不能夠長期留在人類世界。於是祂在人世間選擇了很多作為祂的使者，教了他們運用『地獄之火』去懲罰犯了重罪的惡人。他們有一個標記，就是一個缺了口的心型。

這個嚮導的爺爺死了後，幾十年來，再沒有人提起過這個傳說。他也已經完全忘記了。那一個傍晚我們走進那個山洞，他看見了那些圖案，依然想不起來。他說，雖然躲在山洞後面，但依然『感覺』到那些山賊被燒死的苦況。他才想起了孩童時聽過的這個傳說，那一定是『地藏』使者用『地獄之火』在懲罰大惡人了。」

談話到了這裏，賓來格爾的養父母已經顯得有些疲累。薛莉萍於是告辭離開了。之後，西穆爾夫婦忽然叮囑賓來格爾，以後和這位小姐，還是少打交道的好，說她發放著一種妖異的「氣質」。

人生世事往往出人意表。賓來格爾見到薛莉萍之後，其實便很有好感。自這次之後，他們竟然時常碰到面。不知道是他故意去尋找她，還是她故意出現在他眼前。他們不單只成為了好朋友，而且還墮入了愛河之中。

有一天薛莉萍邀了賓來格爾到河邊小徑散步，對他說起了她的身世。

「我是一個中國苗族女子，本來是一個棄嬰，會死在山野之中，我的養父是一個中國清朝皇帝的將軍，在打獵之中檢起了我。他沒有妻子兒女，見到嬰兒可愛，於是收養了我。但這樣卻替他帶來了災害。

不久之後，有一個苗族祭司到將軍府來警告他。說道他破壞了他們部族一個重要儀式，已經被下了咒語作為懲罰，如果現在肯去拋棄嬰兒，可以免受咒語所加的痛苦。我的養父已經受夠了當時皇朝裏達官貴人的氣，跑到偏遠地方來做官，想不到還會受到一些蠻族人威脅，於是下令士兵捉拿這個祭司，但這個祭司身手敏捷，一下子就沒有了蹤影。養父並沒有理會這個警告，我於是就在將軍府中長大。不過自我有記憶開始，我就覺得父親很多病疼，而且逐漸嚴重，有時會被折磨得整天在呻吟。不過無論他是怎樣地痛苦叫痛，他始終都對我慈祥 and 愛護備至。我漸漸長大，從將軍府中士兵和佣人口中知道了這一個咒語，我非常感慟，憎恨自己的存在。我發誓一定要將這個咒語解開。中國是一個佛教國家，雖然在這個西南邊區，還是有很多寺院和廟宇。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子，除了四出參拜佛像和祈禱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不過，上天總算慈悲。有一次我在一個小廟中低聲祈禱，不禁又哭了起來，一個老婆婆走過來說，要到我家中看看父親，說或許可以解除惡咒。其實父親已經看過了無數醫生，也請過和尚道士作法，都是束手無策。大家都對一個老婆婆沒有抱著多少期望。不過這個老婆婆竟將我父親的疼病醫好了八成。但她說大部分痛楚是趕走了，但她沒有能力徹底解除這個咒語。她要到那個部落中問一問，為甚麼要下這樣一個惡毒咒語在一個好人身上。她要他們給予解除咒語的方法。

我們等候了大約兩年，老婆婆始終沒有返回縣城。父親解除了大部分的痛楚，已經非常開心。他經過深思熟慮，知道生命異常短暫，應該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官場中人都知道他長期生病，於是他就用這個藉口告老歸田，回到上海的老家。他覺得中國人的知識實在太貧乏，更喜歡將知識深深收藏到家族裏面，以致時常失傳。於是他是一個小鎮裏辦了一個公開學校，還請了兩三個外國人老師。我的法文和英文都是在那段時間學習到。最後，我來到這個國家，希望外國醫學和生物知識可以幫助我的父親，不過看來是趕不上時間了！」

第二天早晨，一個法國人帶來了一封信，是薛莉萍的筆跡和署名，信裏面寫道她父親情況開始惡化，她一定要回到中國。她嘆說道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竟然能夠相逢相愛，是一種極大的「緣」，不過終是沒有「份」永久在一起。

是一封很短的信件，但卻令人傷心。賓來格爾只看過一次，便將它收藏了起來，他沒有這個魄力去看第二次。

戀人不告而別不久，養父母亦相繼過世。賓來格爾備受打擊，心情非常惡劣，以致影響了他醫學院最後一年的成績。可以畢業算是非常幸運。畢業之後幾年，他依然沒有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他有時候會到教堂裏面。有一日，一個神父對他說，教會組織了一個中國傳教團，裏面需要一個醫生，他們找不到有經驗的醫生肯同行，所以問他有沒有興趣和勇氣參加這個侍奉。時間大約是三四年左右。

這個提議令他有了一個「萬里關山尋故侶」的浪漫念頭。他那個時候，並不知道中國是如此龐大和人口眾多，尋找一個沒有住址的人根本就如大海撈針。

傳教團所有成員首先接受訓練，大約半年之後，就向中國南部海岸出發。經過了長時間的海上旅程，他們終於來到廣州，那是中國南方的最大城市，而且華洋混雜

。這個時候，清皇朝正是朝不保夕，天下大亂，普通老百姓都在受苦受難，人們對宗教的依賴也非比尋常，所以傳教團獲得很多信眾，成績斐然。賓來格爾來到中國祇是為了找尋女友，一有休假，就跑到上海打聽，不過都是無功而返。轉眼三年多，傳教團準備返回法國。賓來格爾在巴黎無親無故，所以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他搬遷到上海居住，繼續尋找薛莉萍一家人的下落。

當時上海有最多外國人居住，正是龍蛇混雜。在廣州行醫了三年多，賓來格爾已經成為一個出色醫師，來到上海後便在英租界邊開了一間小醫館。看症的時候和在其他社交場合裏，他認識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但是，他始終找不到一點關於薛莉萍的消息。又過了兩年，有一次，他在一個社交活動之中，見到了幾個行為古怪的法國人，他們屬於一個探險團，正準備到中國雲南的苗族地區去。他們說起那個地區名字，正是薛莉萍渡過童年的地方。為了一股依依不捨之情，賓來格爾就以醫生身份參加了這個探險團，一直向雲南地區出發。

賓來格爾是一個好醫生，讀書本領也很高，可是他的行為和性格，是一個不懂得計算的人。如果他精打細算，就不會從一個孤兒院裏面逃出去，也不會跑到萬里之外的亂地。也不會繼續留在中國，更加不會參加一個他根本不明所以的「探險團」。這一次探險旅程，他幾乎死在深山大澤之中。

賓來格爾回想到這裏，一個呻吟聲喚醒了他，

「賓，不要再去那個地方，不要去！」

他望著妻子紅玉，有萬縷柔情。

紅玉身體非常虛弱，已經無法支持，她心裏面記掛著的只是不要夫君再回到那個地方去。那裏，沒有甚麼人會幫忙解開她中了的咒語，更不會再一次給他們機會逃出去，大家只是死路一條。

自從紅玉有記憶開始，她就接受著嚴格和苛刻的訓練。山洞裏暗無天日，她卻要在黑暗裏靜坐著，從學習抗拒對蛇蟲鼠蟻的恐懼，到可以指揮他們，最後她更要成功地操控生長在他們身上無數連肉眼都看不見的小生命。導師告訴她，她天生就有這種能力，部族裏面只有極少數人具備這種能力。

訓練極為艱苦，並非一般人可以忍受，但紅玉都可以通過，或許她真是天生就有著這種異能。紅玉最不能忍受的卻是寂寞和孤獨，有時候她會走到山洞外，但沒有村民會跟她說話，他們更遠遠地避開她。

有一個婆婆負責照顧紅玉，打點一切起居飲食，她可算是紅玉最親的人。婆婆說年青時她會到外面世界替村民交換貨物，自從開始照顧紅玉後，就不批准出外了。她說沒有後悔，因為自己沒有孩子。婆婆當紅玉是自己女兒，給以無限愛護和關懷。婆婆教導她一般生活常識和技能，也對她講解部落的歷史。

婆婆說她們這個部落極是古怪，大部分村民和外面世界的人沒有甚麼兩樣，但有少部分人具有特別能力，懂得使用一種叫『死神呼器』的法術，可以在不知不覺間令人迅速死亡，他們被稱為『保護者』。無數世代以來，他們用『死神呼器』驅走了所有入侵的敵人，村民才可以在這個山谷長期安居樂業地生活。

傳說在盤古初開時，天上有個神仙來到她們的村落。神仙說天上也非常混亂，祂從仙界帶走了一件寶物，要收藏在這個世界上，問村民是否願意幫忙收藏這件物品

。村民樂意答應了，但是擔心沒有能力去保護寶物，神仙於是就將珍貴知識傳授給他們，又教曉部分人使用法術，當然包括了怎樣去運用『死神呼器』。神仙同時警告說，『死神呼器』只能在危急時使用，如果他們利用這種力量去傷害其它人，有一天他會派遣使者將這些能力收回去。

最初，保護者具有非凡力量，他們知道如何生產『死神呼器』，懂得怎樣使用，亦可以解救中了法術的人。強大力量帶來了驕傲和野心，野心帶來了獨裁，獨裁帶來災害。在一次激烈內戰之中，一個有鉅大智慧和仁慈的保護者，用他的大能解放了專制統治。為了防範同樣事情再發生，他將『保護者』的能力分成了三個部分。由不同的人掌管。更為了避免這種能力流傳到外面世界，他設置了一個結界屏障，不容許具有這樣能力的人離開這個村落。

紅玉是生產『死神呼器』的保護者。村民稱呼為『製造者』。當她開始學習這種能力之後，亦就決定了她一輩子都不能夠離開這個村落。她也從沒有想到會離開這個村落，直到賓來格爾來到。

婆婆年紀越來越大，終於這個唯一親人也離開紅玉了。婆婆在臨終之前告訴她一個祕密。紅玉有一個雙胞胎的妹妹。

X X X
進入了山區之後，道路就越來越崎嶇難行，最後連小路都沒有了。賓來格爾必須背負著愛妻。紅玉身材細小，患病之後更加瘦弱，他總算勉強可以應付。他最擔心的是，他是否走對了路。當夜幕慢慢低垂下來，蒼茫霧色充填了整個山區後，他確實知道自己已經迷失了路。

賓來格爾告訴自己一定要鎮靜，他想觀察天上的星星辨別方向，但霧氣雲層掩蓋了一切，整個世界變得黑暗，變得只有他一個人了。妻子在那裏呢？明明背負在後面，但現在卻空無一人。紅玉到了那裏？

驚慌之下，賓來格爾急步向每個方向摸索前進。他一心只是想尋回妻子。不一會，他已經累得不能再走一步了。當他靜下來，腦海靈光一現，他已經想到，一切已經被紅玉的族人控制住了，這正是他們對待陌生入侵者的手段。在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已經奪去了妻子。不過這也好，他回到這個地方，就是準備求他們解救妻子被下了的惡咒，下一步就是要將自己殺掉吧。一想到這一點，他不禁伸手摸到腰間的槍袋上。不過他隨即將手放開，因為知道沒有用。探險團的同伴們不是有很多槍械嗎？每個人都強壯如牛，善長搏擊。有兩個食素菜的，甚至精通中國武術。他們全都沒法子抵抗紅玉族人的殺人方法。自己那枝小手槍又那會有用呢！只有等死一途罷。一想到死，同伴們慘死時那幅恐怖和痛苦畫面，也就在腦海裏浮現，漸漸賓來格爾就覺得整個身體都不自在起來。

X X X
紅玉從昏迷之中蘇醒過來，精神好了很多，她發覺自己被禁錮在一個山洞裏，三個人站在前面瞪著她。這三個人都是『攻擊者』。

看見紅玉打開眼睛醒過來，其中一個就開始對她「說」話了。保護者之間交談，從來就並不需要用聽得到的說話。他們自小就學習用精神能力去溝通，如果連這一點都學不到，根本就不能夠成為保護者。

「妳跟隨了外人，私自離開部落，是背叛行為，沒有族人會原諒妳，只有死路

一條。但是如果妳將懂得的那一部分『死器』知識交出來，我們可以解開咒語，也可以讓妳和丈夫回到外面那個花花世界。」

「你們說的是甚麼話，那不是一樣違反『老祖宗』的法規，而且罪孽更深。」那個攻擊者短短幾句話語，其實令到紅玉非常震驚。不過她懂得將思維收藏起來。「我也並不相信你們可以解開『老祖宗』結界中的死咒。」

「紅玉，枉妳到過外面的花花世界，竟原來還是沒有見過世面，妳根本就不知道發生著甚麼事！」

紅玉心裏面急速地思考著，究竟是一回甚麼事呢？但她知道最好的方法還是等這個攻擊者解說清楚，所以她並沒有回答，靜靜地等候著。

雙方保持了短暫的靜默。

「我們從外面帶回來一種新『法術』，在妳離開部族之前就對妳施放了，所以妳身上發作的病痛，是我們做的手腳，跟『老祖宗』那個結界沒有關係。這個結界所包含的所有法咒在五十年前就已經完全失效，所有保護者都可自由出入。妳遇到那個白皮膚的外族人是個巧合，卻是我們半百年難遇的良機。告訴妳，妳可以能夠和他這般容易逃到外面，是我們故意放行，一直都有人跟蹤和監視著你們。現在妳已孤立無助，只有和我們合作，妳和愛人才可活命。」

紅玉依然沒有說話。

「『老祖宗』將我們盤古初開時就擁有的超凡能力切開成三份，其實是錯誤的行為。我們本來可以征服其他部族，甚至那些漢人，建立一個偉大苗族王朝。妳幫助我們成事，也算是流芳百世。」

聽到這裏，紅玉已經捕捉到一個大概。原來攻擊者，想統一『死神呼器』。他們一向都是野心勃勃。保護者之中，他們的人數最多，而製造者最少。

「『解救者』肯和你們合作嗎？」紅玉並沒有正面回答他們。

「這一點妳並不需要知道，妳只要決定是否肯將妳知道的部分交出來。警告妳，拒絕我們，你自然會痛死，而妳的白人丈夫比妳死得更淒慘。」

紅玉整個身體，連一根小指頭都不能夠動。攻擊者所施放的法術將她整個肉體控制了，但她依然有著自由意志。控制意志的邪惡知識，一早就被『老祖宗』埋葬了。

「你們難道不知道，無論我的肉體被任何力量所控制，我依然可以令自己迅速死亡，而我所最愛的人亦會同樣死去。」

這個攻擊者不再言語，似乎正在思考這個難題。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從山洞外走進來。是一個老人家，面露疲態，面上有著一點裝飾用的笑容。三個攻擊者見到老人家，眉頭繃了一下，勉強打個招呼，便走到洞口邊守衛著。

老人家也是用心靈管道和紅玉交談：「紅玉姑娘，你要很小心言辭呢，這三個保護者，再不是妳過去所認識的同伴，他們殘酷暴戾，不會友善，我也害怕和他們打交道。」老人家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我相信你有能力令自己死亡，但我不相信你能夠忍心讓愛人去死，你從來沒有準備這樣做吧！幸好這些人不懂得甚麼是愛情，否則他們一旦也看穿妳的心思，他們會在妳面前殘酷地折磨那個白人去逼妳就範，之後妳和愛人都會落得悲慘下場。」

見到這個老人家，紅玉的心裏便涼了下去。怎麼連祭司長也會背叛祖宗法制，和攻擊者合作起來。

老祭司並沒有等待紅玉回應，便繼續說下去：「有一個重要環節，我本來並不想

說，那樣會打擊你，但我想你切實明瞭自己和愛人的困境，好作出聰明選擇，無謂白白犧牲，還是說給你聽吧。怎麼說好呢 ...」老邁的祭司長稍作停頓，便再說下去：「妳雖然是一個保護者，但妳並不是一個強勢的製造者呢。當你出生時，我就已經看出來了。唉，怪可憐呢，他們等待了這許多年，才找到一個弱勢製造者。」

言詞雖短，但深深打進紅玉內心之中。從來就不想成為一個製造者哩，是不是因為自己天生是一個弱勢保護者呢？紅玉覺得寂寞是一種苦惱，又是種弱勢的表現？從懂事開始，她就希望有個同伴，減少孤獨寂寞時刻。不知為了何故，她總覺得好像她應該有一個伴。往往在靜坐修行之中，她覺得去到遙遠一方，感覺到這個親人，模糊地看到另一個世界，有時情緒甚至受到感染。

祭司長知道紅玉的思維在震動著，他便繼續說下去：「對於你來說，這可算是一個祕密呢。妳出生時是一個雙胞胎，有人就散播謠言，令族人迷信雙胞胎會瓜分了保護者的天生能力，於是他們決定將被鑑定為弱勢的姐姐『放逐』到外面！」他稍為一停，嘆息地說道：「一個嬰兒放到荒山野嶺，又怎麼可能生存呢。細節我不想再說了。攻擊者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將姐妹掉換過來。其實留下來的是妳這一個弱勢的姐姐！現在妳總可以明白過來。妳只是個『製造者』，沒有一點殺傷力，但族人更害怕妳，這都是因為他們害死了妳的妹妹，內心又自責又恐懼。事實是，現在人心變壞，這個部族已經不值得遠古神靈去庇護，也不值得妳去保護。如果妳相信我，我可以幫助妳脫出險境，這裏有一條秘道....」

紅玉不能不相信祭司，因為照顧她的婆婆在死前也曾告訴她。

「玉，妳是個雙胞胎，也不知是姐姐還是妹妹，她到了外面世界，只有妳可以找到她。妳們一塊兒才可以保護自己，才可以守護這個村落。」婆婆臨終前說道。

紅玉覺得有些萬念俱灰，族人對嬰兒都會這樣殘忍，值得犧牲自己和丈夫嗎？『賓』根本就不應該被牽入這場鬥爭中，不應該無辜死掉。

X X X

賓來格爾依然在山野之間，他被另外三個攻擊者禁錮著。他們對這個外國人似乎有種天生的仇恨，他們施行了法術，折磨著這一個人。他們享受著看這個外國人由痛苦趨向於瘋狂的「表演」。

賓來格爾已經放棄求生意念，他唯一的感覺就是痛楚，一種難以形容的極端痛楚！他本來已經拿出了手槍，想自我了結。但那種痛楚迅速麻痺了他雙手的肌肉。痛楚終於消失了，但隨之而來卻是一種更加難以忍受的搔癢。癢得他不能不拚命用身體跟粗糙地面擦磨去舒解，漸漸衣衫都穿破，漸漸鮮血流出來，漸漸神志瘋狂了。忽然雙手可以移動，他立即拚命地向身體每個部分去抓。更多鮮血於是流出來。

忽然之間，遠處傳來幾聲尖銳哨聲。三個攻擊者抬起了頭，急急望向山路的盡頭。薄霧之中，出現了一個白色人影。這個人來得很快，三個攻擊者的反應也不慢。從哨聲之中，他們已經知道有人衝破了他們佈下的結界，有保護者已經受了傷。怎會有這樣厲害的敵人，不一定可以抵擋，只好先發制人一試。

從他們身旁的地上，忽然升起了一層層黑色雲霧，飛快地捲向那迅速靠近的白色人影。黑霧裏面好像飛舞著無數小妖精，面目猙獰，張牙舞爪。白衣人影奔行得太快，並不能停下來，就當那些黑色妖霧撞到身前時，一層白色光幕從人影中閃耀出來，一碰到那些黑色雲霧，立即化成烈焰。當灼熱火焰燒毀一切之際，黑霧裏傳出鬼哭狼嚎之聲，音浪聚成一支支無形毒箭，尖尖地飛刺過去。可是白衣人早就發動了「念」

力，佈成了一幅銅牆鐵壘。妖怪精靈垂死一擊不能奏效，熾烈火焰就將它們氣化了，烈焰並沒有停止，隨著白衣人前進，一直撲向那三個攻擊者。

三個攻擊者於是手舞足蹈起來，狂風便即時從他們身後括起，吹向撲過來的烈焰。白衣人身形稍為一頓，這三個人已經借機向後退開一段距離。紅色火焰光芒影射之下，只見一個頭臉披著白紗的女人已經抱起了賓來格爾。

賓來格爾已經崩潰了，忽然覺得有一雙柔軟的手將自己抱了起來。一股暖流跟著從那一雙手流進了身體裏面，全身就感覺得暖洋洋起來，並且驅散了所看癢痛，舒適得好像初冬時候，躺在家中的陽台上，享受著溫暖陽光。他忘記了眼前困境，進入了夢鄉，回到了法國家鄉，回到了養父母的身邊，回到與薛莉萍邂逅的美麗時光。

最初以為身旁的是妻子紅玉，但很快就知道她是薛莉萍。幾年之前，賓來格爾跟隨探險隊來到了這個山區。同伴相繼被「土人」用神祕但兇殘的方法殺死。他在山區中逃避追殺時，遇到了紅玉，迷亂之中，他以為是朝思暮想的薛莉萍。她們樣貌生得一模一樣，只是服飾不同。

薛莉萍並沒有怪他移情別戀，她邀請他再一次走在河畔的青蔥小徑上，就好像他們最後見面的那一個傍晚。

X

X

X

「賓，請原諒我不辭而別，想不到會為你帶來了這許多苦難。我曾經回到法國找尋你，但你已經離開，只打聽到你到了中國。我也曾經到過廣州和上海，原來你卻到了雲南這不毛之地。

我的養父為了收養我染上了惡毒咒語。我曾經在地藏菩薩神像之前發誓，一定要解開這個惡咒，否則亦將一生一世去尋求破解的方法。所以，我一定要繼續這個旅程。雖然我很愛你。

很小時候，我就發覺自己有一些特別能力。好似能夠令到蝴蝶飛到手掌上，也可以命令螞蟻向某一個方向行走。又可以不用說話令到人『聽』到我所『講』的話。最初以為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後來發覺並不是這一回事。我非常害怕，因為當人家發現我有這個能力時，就將我當成一個怪物。幸好我是一個皇朝將軍的女兒，否則一早被人打死。但是，我也不敢用這些能力了。漸漸沒有人記得我有異常之處。

直到我遇到解救了養父的那個老婦人，我才知道有其他人擁有這種能力。這個老婦人可以和我不用說話而溝通。她告訴我在她年青時候，遇到危難，她呼喚了地藏菩薩的佛號，一個自稱為『地藏使者』的人就出現在她面前，打救了她。之後那個人教了她很多本領，要她幫助遭遇苦難的人。

老婦人說我的潛力比她高出很多，一定可以學到更高本領。她將那個心形玉石信物交了給我，因為她知道並不一定可以從那個會下咒語的部落回來。她說自己能力不足以應付那些人，但身為地藏菩薩的信徒，她一定要去找他們理論。最後她說，地藏菩薩到了『西方世界』，要向西面尋找。找到地藏菩薩，學習救助世人的超能。

後來我跟外國人學習西方的知識，有個想法用科學解開毒咒，於是來到了『西方世界』的法國。和你養父母會面後，我決定去一趟阿富汗的巴比楊，阿富汗不就是在中國的西方嗎。在那裏我又聽到了一些傳說，於是又去到極西的美洲新世界。

賓，你會覺得我一個小女子四處流浪好危險哩。我的父親本來就有錢，他晚年經商，賺到更多財富。足夠我到四處去旅行探險。我聘請了保鏢，也有効忠於我父親的家臣陪伴。不過，更重要卻是，我開始有能力保護自己了。自從遇到了那個老婦人

，她教了我一些基本的法門。我就好像是開了竅一樣，明白了更多東西，我也可以做更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不過我終於沒有找得到『地藏菩薩』，也沒有再遇見過祂的使者。看來菩薩們都是在雲端飄渺，不會隨便容許我們這些凡人遇見。

後來，我終於回到了中國，回到我長大的家鄉。我有了一個新的領悟，就是要解開這些惡毒咒語的謎，一定得要去到那個部落裏。我感覺到，既然我是那個部落的棄嬰，我也是屬於那裏的。

當我來到這裏時，竟見到了救我父親的那個老婦人。她已經白髮蒼蒼了。她和這個部落的『施咒者』理論時，發生了爭執而受傷，已經不能夠離開這個山區。婆婆說已經等我很久了，直覺告訴她有一天我會回來，她一直支撐著在等我。

婆婆一直在監視著這個部落，打聽了很多消息。她還見過一個和我生得一模一樣的巫女。名字叫做紅玉。我們都認為她一定是我雙胞胎的姐姐或妹妹。一個環繞著她的陰謀已經發動了。

這個部落的『施咒者』有不同階級。紅玉掌握了『做咒』，但卻並不懂『施咒』，也不懂得『解咒』。懂得『施咒』的人很多，但『做咒』就很少。這就限制了『施咒人』的力量。就好像你有一支百發百中的手槍，但子彈供應卻非常少，你會珍惜每一個彈藥，不會亂用。要擴充力量，就一定要得到『做咒』的祕密。

本來立即就要去見這唯一的親人。但婆婆告訴我，她跟一個探險團中的醫生逃離了這個部落。想不到這個醫生就是你。你是否記得，有一個婆婆曾經警告過探險隊，不要進入這個部落。但探險團的首腦貪心想得到毒咒的祕密，結果就是所有人都死了。當中有兩個和尚受了重創逃出來，婆婆見他們在阻擋追截的『施咒人』時，用了『地藏』的功夫法門，以為他們也見過『地藏使者』，於是冒險擊退了『施咒者』，救了他們。婆婆詢問他們用的法門為甚麼只有外表形態，而沒有了『靈力』。好奇怪，他們一聽到這個問題，只說了一句「原來真的是這樣！真的是 ...」，便閉目死去了。

就算有非凡能耐的和尚都難逃死劫。最初，我們就是不明白為甚麼你可以逃過追殺，又會見到我的雙胞胎姐姐，而最後竟然可以一塊兒離開這個地方。這原來都是一個細心安排的陰謀，目的是要騙取紅玉姐製造死亡咒語的知識。

賓，你能和紅玉姐結合，我會非常高興。冥冥中的安排真是奇妙。你們渡過了這麼多苦難，我一定要幫你們脫離險境。再見了。」

X X X

三個攻擊者看著火焰伸展成為一個心型的保護結界，圍住了白衣婦人和賓來格爾。熊熊烈火阻礙了視線，他們已經不知道結界裏面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知道沒有能力對付這個結界，於是召喚能力更高的同伴。而當眾人撲滅了這個火焰時，只發覺到敵人已經走得無蹤無影。

X X X

老祭司年紀實在已經不少了，但是他奔行得比年青人還迅速。不過他行走的軌跡實在有點奇怪，有時更會停留短短一刻，好像在思考下一個方向。終於他來到一個山洞前，慢慢地走進了裏面，在一個轉角處停下來，在漆黑之中一動也不動地站著。

寧靜和等候總容易令人想起過去，無論你來自星空的那一個角落。

X X X

「借用這一個人的身體已經太久，主體的次等思維已經開始污染自己，這幾晚

是最後限期，再遲也就不能回去了。」

X

X

X

片刻過後，山洞的另外一端傳來了腳步之聲，如果在黑暗之中可以視物，可以見到祭司面上露出一種滿意的笑容。跟著，他發出攻擊。對方倒下了。

他向前面走過去，拉起了倒在地上的兩個人，慢慢地將他們拖到山洞外面。

「黑暗真是討厭，還是到外面的好！」祭司喃喃自語。

外面星光燦爛，穿了白衣的薛莉萍和賓來格爾躺在地上。

薛莉萍面上盡是困惑神色，不明白為甚麼會給一個老態龍鍾的人制著。他一定是知道這個地道，他一定是部落裏的重要首領。

「世代以來，保護者都是由『祭司』甄選，因為只有這種人有能力判斷哪個嬰孩擁有這種先天能力，他還可以測度到個別嬰孩究竟有多大的潛力。因為妳有著驚人潛力，令到有野心的保護者受到威脅，那些心腸惡毒的便想殺了妳以絕後患。我不想即時見到可愛嬰兒受到血光之災，便設計將妳送走。妳是不應該回來的，薛姑娘，妳本來的名字叫『白玉』呢。」

薛莉萍全身都不能移動半分。但她可以用心靈通道說話。

「我父親中的惡毒咒語是你下的嗎？」

「那是一種很複雜的咒語，不過卻是下在你身上。由於你本來是『保護者』，咒語不能傷害妳。但是，你父親最是親近妳，日積月累下，他自然也就會染上毛病。有『人』警告過他，離開妳便不會有禍害了，不過好心的將軍沒有聽從。」祭司稍為一停，繼續說道：「本來，薛將軍一早就應該死了，但想不到他從來沒有成過親，還練過漢人和尚的高級武術，才可以撐得這麼久。不過算來也應該去世多年了。」

「暗算是卑鄙的行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我是懷著甚麼居心？」

「哈哈，沒有人教導之下，『念力』有這麼樣的成績，的確令我驚訝，但不要以為妳可以勝過一個長者。我祇是不想花太多氣力，而且時間不夠用呢！這樣子妳才可以靜靜地聽我說話。至於妳說的卑鄙行為和居心，很是難聽，我可以說是曾經救過妳的。妳現在勝不了我，也勝不了『攻擊長』，妳還是離開這裏吧！妳根本不屬於這裏，不要理會這部族的胡塗帳，妳可以跟妳失散多年的姐姐，還有這個不幸被捲入這場風暴的男人一塊走。我只要求得到紅王思維裏收藏著的智慧，有了它，我也就可以回去『家鄉』了。」

X

X

X

在山洞之中，紅玉被祭司長的一段說話擾亂了心思，最後幾句話更令她陷入極度迷惘之中，她閉上眼睛，嘗試將所有事情弄個條理井然。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個聲音呼叫她的名字將她帶回到現實之中。她睜開眼睛，祭司長已經不在這個山洞裏，三個攻擊者正合擊一個又矮又瘦的男人。他的背後站著一個中年女人。一瞬眼之間，三個攻擊者都躺下來。這對男女迅速地走到紅玉的面前。

紅玉也認識這兩個人，這個又矮又瘦，外表一點都不起眼的人，就是這個部族的『攻擊長』。每一次當紅玉做好了『死神呼器』之後，就是他來收取。攻擊長的年紀和紅玉差不多，但不知道為了甚麼原因，除了打招呼外，他們總沒有甚麼話題可以說。這個人叫做『細木』。就是他想統一『死神呼器』的能力嗎？

那個女人是一個解救者，名字叫做『水娘』。解救者已經投向攻擊者嗎？

水娘首先說話。

「玉，我知道你會有很多問題，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了。我將我們所知道和所推測的告訴你，看看你是否有問題。」

大約是一百年之前，族中有一個解救者因為逃避猛獸，不知不覺間跑出了限制我們行動的結界。雖然她迅速返回部落之中，但是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可是後來過了一段頗長時間，她並沒有覺得有甚麼異樣，於是將這個經歷告訴了一個好朋友，那是一個攻擊者。

這個攻擊者非常聰明，他認為上古時代設下的結界已經失效，於是他相約解救者到外面世界去闖蕩。解救者不想背叛部族，但也為了友誼，並沒有將這個攻擊者的行動和計劃說給其他人聽。

攻擊者在外面繁華世界生活了好幾年，才發覺身體逐漸衰弱。他猜測禁制的結界已經大大地削弱，但沒有完全失效。他只好回到部族中，懇求那個解救者解開他中了惡咒。他這樣的回來，就為部族種下了無窮後患。

解救者很想幫忙，卻發覺無能為力，她甚至不能肯定那是不是咒語在作法。攻擊者終於死去。但在那不長不短的時間之中，他將外面燈紅酒綠的世界，和他所猜測關於結界已經削弱的見解傳了開去。這就令到一些有野心或好奇心的保護者不停地嘗試，要闖過結界到外面世界去看看。幾十年之間的嘗試，終於証實了這個攻擊者推測正確，結界正在迅速地消失，到了今時今日，一點效用都已經沒有了。」

說到了這裏，水娘停下了來。細木跟著說下去。

「到了我執掌領導權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我的先輩告訴我，一股神祕力量，正在組織著有野心的攻擊者，迷惑他們到外面世界去打天下。但是，大家都明白，無論攻擊者有多高能力，都只是依賴著『死神呼器』。一旦離開了部族，你就沒有辦法再得到『死神呼器』，也祇是普通人一個。於是，關鍵就在予製造者。」

「製造者人數一向都是最少，他們雖然是部族中的天之驕子，但也是受到最多禁制。這許多年以來，當然也有製造者到過外面，但非常奇怪，在外面製造的『死神呼器』沒有效用。所以，結論只有一個，要在外面世界揚威，控制這裏和製造者是先決條件。但是這裏面有一個極大困難，因為雖然製造者並不懂得使用『死神呼器』，但『死神呼器』對他們並沒有效用，其他咒語也不能制服製造者。非但如此，製造者的意願也是極端重要，只要他們有一點點疑惑，做出來的『死神呼器』也是無效。基於以上原因，一個奪取製造『死神呼器』的計劃於是展開，而陰謀在妳和我出生之前就已經醞釀了很久。但妳的出生給了他們一個新的契機。」細木稍為有所猶疑，繼續說下去。

「長輩告訴我，妳出生時是雙胞胎，我也不知妳是姐姐還是妹妹。當時就有人散播謠言，說雙胞胎會分割和削弱保護者的能力，只能容許強者留下來。同樣有野心的祭師長於是答應族人檢視妳們的先天能力。之後族人決定將弱勢的嬰兒送走。但是事實上，祭師長和野心家們勾結，將有著強勢潛質的嬰兒掉包帶走，拋棄到外面荒山野嶺中。他們要留下一個弱勢的製造者，以便以後容易控制和利用。」

說到這裏，細木的眉頭繃了起來，他停止了說話，示意水娘繼續說下去，自己則迅速地奔向洞口。

「更多攻擊者來了。我們要快些離開這裏。我首先解開他們對妳身體施加的禁制，那是攻擊者從外面世界學回來的法術。妳知道嗎？本來攻擊者的許多咒語對妳並無效力，但是，妳被巧妙地安排，愛上了外面世界的人，跟他逃離部族，妳的心靈受到自責而削弱，才逐漸會受到咒語傷害。一直而來，都有攻擊者在外面監視著妳，只

是你不在意罷了。」水娘一面說，一面用雙手按在紅玉的頭頂之上慢慢按摩，一股熾熱氣流就衝入紅玉身體內。

細木躲藏在洞口旁邊，在黯淡光芒之下，他的身軀彷彿漸漸和岩石溶在一起。祇是一瞬眼之間，三個攻擊者奔到洞口前，他們向洞裏張望著，並不急於進入。最後他們知道沒有辦法可以從外面看清楚山洞裏面，於是其中一個人就小心翼翼地走入洞裏。細木隱藏得很好，沒有被發覺，但他並沒有趁機暗算這個攻擊者。攻擊者繼續向前走去，當他發覺水娘在替紅玉解除禁制時，腳步突然變得飛快起來，像一支脫了弦的箭，右手露出了一把彎刀，橫劈水娘的纖腰。右手則向後拋出一把飛刀，似乎認定了有人會在後面襲擊他。

水娘一早便有了防範。她雙掌一用力就將紅玉推向後面，在敵人的刀鋒還沒有靠近身軀時就已經向側邊閃避過去，彎刀砍到中途時，水娘已經反手一劍，斜斜的插進了敵人的腰部。攻擊者一聲呼號，在山洞裏回震著。其他兩個攻擊者隨即衝進洞內。前邊一個人給水娘截著，後面一人即時給隱身山洞邊的細木擊倒。細木跟著夾攻正跟水娘拼鬥的攻擊者，很快便解決了他。

細木和水娘隨即走回洞內，但已經不見了紅玉的蹤跡。詫異之餘，細木走到牆壁邊，一寸一寸地觸摸和敲打著，突然他用力一推，一條暗道露了出來。細木思索著是否要追趕過去，那是不是一個陷阱呢？

X X X

薛莉萍知道了這個老人家就是部族的祭師長。她沒有辦法可以對他有好感，更不相信他，一定有其他陰謀。就在思索怎樣脫身時，有輕輕腳步聲傳來，山道上走來一個人。她躺在地上，不能夠看見來人，但她覺得是一個親人。

「妳的姐姐來了！看看，我沒有騙妳。」祭師長將薛莉萍的身軀靠在大石邊，讓她可以看到眼前一切。

「紅玉姑娘，在這邊呢。」祭師長向尋路而來的紅玉招手。「記號總算易找呢！看一看，我也沒有騙妳，這就是妳的妹妹白玉。妳們長相一模一樣，心靈也可以相通。妳們可算劫後重逢，姐妹團圓。妳們先談一談，不過得要快，因為攻擊長和其他人很快就會找到這裏來了。」

紅玉和薛莉萍兩姐妹用心靈渠道飛快地交談著。紅玉無時無刻不在看著倒在地上的賓來格爾。白玉知道姐姐深愛著這個男人，她心中酸溜溜，又想起了以前和賓來格爾來往時候的種種往事。

過了一刻，祭師長也有點感慨，喃喃說道：「在人類的標準來說，我也並不算壞人。我只不過想收集知識吧了！你們的『死神呼器』，其實只是種原始武器，外面的人已經發明了更具殺傷力的東西，在遠距離就可以擊斃你了。他們將可以在高空投下比雷電更兇猛的火力，將一個鄉村毀滅。而這些只不過是個開始吧了！」

「祭司長，你就是那個煽動和組織起保護者到外面世界的『人』嗎？你已經是這麼尊貴，為何還要背叛部族？」紅玉大致上明白了現時處境。她聽過了攻擊長細木的一番話，於是就發問了。

祭司長臉上閃過一絲驚恐神色。

「如果妳們肯相信我，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這一個『人』。我也感到他存在著，但不能鎖定他的形體。用你們傳統的說法，這是一個『鬼』，是一隻超強大的『鬼』。保護者就是被『他』弄到四分五裂。當然我非常樂意看到這種分裂，這令我進行工

作時也較為容易。其實現時並不適合談論這個問題。」祭司長稍停，繼續說下去。

「攻擊長和其他野心勃勃的保護者很快便會找到這裏來。你們要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可以告訴你，不論是攻擊長或者是其他人，最終所圖，都是紅玉妳那一種製造死神呼器的知識。他們以為奪取了這種知識就可以將另外一方制服，有些更以為可以到外面揚威。其實這些想法大錯特錯。我已經告訴過你們，外面的世界雖然混亂，但發展武器卻是一日千里。在非常短暫的將來，外人一定會侵入這一個世外桃園，由於長久保護著這裏的強大精神力量已經失效，沒有甚麼武器可以制止這個大勢。另外一方面，保護者人數越來越少，大家又在爭鬥，又怎麼樣可以保護村落呢？現在製造者就只剩下紅玉妳和另外兩個人了。我說過你是一個弱勢的製造者。非常具有諷刺性，一個強勢保護者，他會堅決地結束生命來保障這種可怕技術不會外洩，也會一生一世忠誠地留在這塊土地上，無論遇到任何程度的威迫誘惑，都不會越出雷池半步。紅玉妳被選擇留在這裏，陰謀家要的是一個不會胡亂結束生命的製造者，一個可以有『商量餘地』的製造者啊。」祭司悠悠地說道。

紅玉的自尊再次受到傷害。薛莉萍也感覺到了，她本來對姐姐「奪」去愛人的事而煩惱，但當姐姐受到傷害，她卻感同身受。她好想和姐姐擁抱在一起，幫助她舒解愁懷。但祭司長的禁制令她動彈不得，她只能用心靈話語去安慰姐姐。

薛莉萍受過大學教育，身具超凡力量，走遍了已知的世界，決意要尋找到『地藏』神祇。十多年尋覓旅程中，她有過很多離奇怪異的遭遇，聽過數不盡的傳言和神話，見識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她開始懷疑祭司長的真正身份。

「你究竟是誰？祭司長不會是你真正身份吧！」她一針見血向祭司長發問。

薛莉萍這樣發問，紅玉不太能夠明白，但祭司長卻顯得異常驚訝，他老得迷濛和勞慮的眼神忽然露出了明亮神彩。

「妳知道我來自怎麼地方？」祭司長反問薛莉萍。

「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不是祭司長。你的能力和見識不是這裏一個祭司長可能具備，你一定來自天外。」

祭司長露出了失望神色，臉容又再回復勞慮倦疲。他緩緩說道：「妳的見識也不錯，不過如果妳不知道我是誰，或者我從甚麼地方來，那就回到老交易。紅玉妳答應讓我進入妳的思維搜尋一項記錄，我保護妳們三個人離開這裏。我來自遙遠星空，負責收集珍貴知識，所以我提取的『靈識』記錄不會影響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天上的明月忽然暗了下來，但是看不見一塊烏雲。祭司長望著異變中的夜空，神色顯得緊張和不安。

「可是就算答應了，我也不知道怎樣讓你進入思維之中。長輩曾告訴我，製造者與生俱來就有著心靈屏障，沒有任何靈界力量可以擊破和偷窺。」紅玉猶疑地說道。

「不需要擔心，只要你同意，我們就有辦法。」

夜空中的星月這時都已經失去了所有光輝！

一個老婆婆突然從黑暗虛空之中走出來，但她身體發散出焯熱的靈力，迫得祭司長也向後退出幾步。

「就算你進入她的心靈，依然是找不到那些資料。如果這麼容易可以窺探到『一』所收藏的『靈識』，它一早就已經被搶奪而去了！」說話像從老婦人口中說出來，但看不見她曾經開口講話。

薛莉萍和白玉的禁制同時被解除了。賓來格爾也從沉睡中醒過來。紅玉已急不

及待地過去扶起了夫君，千言萬語，也不知從那裡開始說起。

薛莉萍心思細緻。她知道老婆婆就是那個醫治養父的婆婆，但她已經油盡燈枯，躺在這個山谷外的一個山洞，等候人生最後時刻。如果不是發現了攻擊者在村落外有異常活動，紅玉也就不會離開婆婆去查探，也不會知道賓來格爾和紅玉正身處險境，而適時救了從前的愛侶。

婆婆的容貌並沒有不同，但神情迥異，更散發出迫人精氣。她並不是那個婆婆了，但無論如何，是她在彈指間解除了祭師長的枷鎖。容貌始終是那個慈祥的婆婆。

「『固突巴斯爾亞』雖然非常『進化』，但依然沒有足夠能力去擁有『一』的『靈識』。『恆時儲識庫』並不絕對安全。你們留在這個陰險老人體內過久，思維已經受到污染，力量迅速消滅，再遲就回不去。感覺一下！這個地域的熱，光和磁力在迅速被提走而消失。因為我啟動了『一』的『計識結算器』，強大敵人也被迫發動了。不過『結算序』已經踏入最後程式，將會清洗這個區段有關『靈識原型庫』的殘存資料。」

祭師長一聽到「固突巴斯爾亞」的名字，臉上露出笑容，整個身體跟著跌倒地上，再無一絲生機。跟著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妳叫出了我們的來處，就解除了我們從家鄉出發時的『約法』，我們就可以回去了。多謝了！厲害無比的對手就在咫尺之間，祝福妳罷！『地藏深處』的使者！」

「賓來格爾，你並不是這裏的人，我一定要在『計識結算器』爆破之前帶你離開，否則你就會死。」婆婆稍為一停，「她們卻必需留下，她們身體裏所儲存的『一部分靈識索引』，不能夠被任何『進化體』拿走，一定要毀滅。」婆婆說道。

只是幾句簡單話語，卻教賓來格爾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紅玉一直握著他的手，身軀倚靠著他。賓來格爾覺得沒有比這更溫暖，更幸福。他沒有想到會再見到深愛嬌妻，更想像不到會再見到薛莉萍。死並不可怕，只是有點遺憾。

薛莉萍在一旁孤伶伶，心裏酸溜溜的，腦裏面失去了思想。沒有女人能夠忍受看著自己至愛男人在另一個女人的懷抱中。這種心態恆久不易。

忽然之間，薛莉萍冰冷了的手被一隻溫暖而堅定的手握著。賓來格爾已經和紅玉來到身旁。他一隻手握著妻子，另一隻手握著愛人。

「就算是死，我也是不會離開心愛的人，我一輩子所尋覓的，都在這裏了！」

三個戀人緊緊地依靠在一塊，不再理會一切，這種歡愉隨時都會失落。

倒在地上的祭司長身體忽然放出一個光幕，捲著了三個人類，一剎那間已消失了影蹤。那個清脆的聲音同時竄入他們心靈之內：「祭司長一早就死了。那一次去警告薛將軍時，他也給衛士打傷了，加上年紀並不少，在回程的路上就傷重亡故。『我們』就借用了他的身體。白玉姑娘，所以我們並沒有加害過令尊。我們來自遙遠星空，在那個國度裏，我們只是小小的『管員』，就等於妳在外國見到的圖書管理員。我們不小心遺失了一項記錄，是有關於這裏的，於是被訓令來到這個世界尋找，如果找不到，也就不能返回家鄉，除非有人能夠叫出我們的來歷。」

我們的國度是靠你們所說的『愛』而進化，我們尊敬你們有著至死不渝的情操，就冒險幫助你們離開吧！在人類身體裏面，我們的能力極受抑限，而且向後退化，現在已經解脫，相信有能力幫助你們。」

留在原地的婆婆，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好像很滿意這個結局。但她卻已深陷重圍，整個村落的潛能都被徵用了作為武器能源。「婆婆」面上的笑意忽然消失，露出糊疑神色，她的軀體逐漸被吞噬而消失。